风过秋原

□松和忠



秋原逐马 孟扬 摄

很多人熟悉的草原，是盛夏时的模样：碧草连天，野花遍地，游人如织，马头琴伴着欢声笑语，像一首热烈奔放的歌。可很少有人，真正走进深秋的草原。它不再用浓绿取悦世人，也不再喧闹张扬，它卸下了一身繁华，把万千情绪，藏进辽阔、沉静、带着淡淡霜意的风里。那不是凋零，是大地最深沉的沉淀，是北疆原野写给岁月最厚重、也最温柔的一封长信。

向北出发，城市的楼宇慢慢退到身后。公路像一条细细的带子，向着天地相接的地方延展。

风从车窗钻进来，已经没有夏日那种温润的气息，带着一丝清冽，一丝干爽，里面混着干草、泥土和沙棘淡淡的涩香。越往前走，视野越是开阔，山峦变得平缓，大地缓缓铺展开，草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来到了眼前。

如果说夏天的草原是一块流动的翡翠，深秋的草原，便是一幅经过时光反复晕染的油画。草早已不是纯粹的绿：有还未褪尽的浅青，有明亮温暖的鹅黄，有阳光镀上去的鎏金，还有被寒霜浸过的赭褐，一层叠着一层，顺着缓坡起伏，没有整齐的边界，也没有刻意的构图，就那样自然地漫向远方。草也矮了，不再是可以没过脚踝的茂盛模样，茎秆变得结实干脆，顶端结满褐色细碎的草籽。风一吹，万顷草浪缓缓流动，没有盛夏哗哗的喧响，只有一种细碎、绵长、沙沙的低吟，仿佛草原在低声呼吸。

霜，是深秋草原最温柔的信使。清晨来的时候，大地还裹在淡淡的薄雾里。放眼望去，每一根草尖，每一簇低矮的锦鸡儿，每一颗挂在沙棘枝上的小红果，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像撒了细碎的银粉。阳光还没有完全升起，天地清寂，连飞鸟的啼鸣，都显得格外遥远。你轻轻踩在草地上，脚下会传来“沙沙、咔嚓”的轻响，那是带霜的草茎被脚步触碰的声音。等太阳慢慢爬过远处的山梁，金色的光线倾泻下来，霜花便一点点消融，化作晶莹的小水珠，顺着草秆悄悄滚落，渗入草原深厚的泥土。这一刻，草原像是刚刚从长长的梦里醒来，安静，从容，不带一丝慌张。

深秋草原的天，是别处很难见到的蓝。那蓝干净、深邃，高得仿佛没有尽头，像是被秋风反复洗过，滤去了所有浮躁与尘埃。云朵也不再是夏天那种堆得厚厚实实的模样，它们变得疏朗、轻盈，大朵大朵悬浮在湛蓝的天幕上，有时像缓缓踱步的白羊，有时像舒展的骏马，有时又被风扯成一缕缕轻纱，慢悠悠地向天边飘去。阳光穿过云层落下来，在起伏的草甸上投下大块流动的影子，影子慢慢游走，如同大地在轻轻翻身。站在这里抬头望天，你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不是课本上一句冰冷的诗句，而是让人心生敬畏的辽阔。

草原上的树不多，却在深秋显出别样的风骨。偶尔会遇见几棵老榆树，树干粗粝皴裂，树皮刻满风霜，大部分叶子已经变黄，被风一吹，便悠悠扬扬，一片、两片，慢慢坠落在草根之间。远处浅浅的沟谷里，散落着一小片白桦，叶片已经染成透亮的金，阳光照上去，整丛林子像在轻轻发光；还有一些耐旱的灌木丛，叶子变成橘红、枣红，在大片金黄的草海里，像一簇簇安静燃烧的小火，不热烈，却足够动人。它们不争先恐后，也不刻意绚烂，只是顺着季节的节奏，该黄就黄，该落就落，落得坦然，落得从容。

牛羊依旧散落在草原之上，像撒在金色绒毯上的黑白珍珠。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滋养，它们变得膘肥体壮，毛色油亮。它们不再像盛夏那样四处寻觅鲜嫩的野花青草，只是慢悠悠地低头，咀嚼已经干透却依旧有养分的干草。牛走着，尾巴轻轻甩动，驱赶残留的小虫；羊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着脑袋，安静地啃食，偶尔发出一声绵长的“咩——”，声音在旷野里荡开，又很快被秋风轻轻收走。远处偶尔能看见骑马的牧人，裹上了厚实的外套，不再是夏日潇洒的模样。马儿踏着柔软的枯草，步子缓慢，牧人的鞭子也很少扬起。他只是静静地望着属于自己的这片原野，目光平和。没有高歌，没有喧哗，只有人和牲畜，和这片大地，安然相伴。

草原上可以看见一个个圆圆的草捆，整整齐齐卧在金色的草甸上，这是牧民留给冬天的储备。机器收割、压捆，一捆一捆，沉甸甸，带着晒干牧草特有的淡香。那是草原交出的收成，是大地辛劳一季后留给人间的馈赠。再往水边去，浅浅的湖泊与淖尔安静地躺在原野之间，水面清澄，像一面磨亮的镜子，映着蓝天，映着流云，映着岸边已经泛黄的芦苇。长长的苇穗随风摇曳，白绒轻轻颤动，水鸟会贴着水面低低掠过，翅膀轻点涟漪，然后飞向远方。湖水凉了，不再泛着夏日温暖的波光，可那份安宁，却更能抚慰人心。

若是再往深处走，还能看见草原上古老的痕迹：一些低矮的敖包，石头被风吹得颜色发暗，哈达经过日晒雨淋，已经褪成淡淡的白，安静立在缓坡之上。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祈福，在这里回望，在这里感念天地的厚赐。到了深秋，几乎没有游客再来，敖包不再热闹，可石头还在，风还在，那些藏在石头里的虔诚，并没有随季节走远。风掠过敖包，发出呜呜轻响，像是岁月悠长的低语。

很多人以为，秋天就是走向凋零，可草原会告诉你：凋零并不等于悲伤。夏天的草原，是绽放，是给予，是拼尽全部力气，把绿、把花、把生机，全部铺陈出来；而深秋的草原，是归还，是沉淀。草把养分送回根部，种子落进泥土，落叶归于大地，万物不再向外索取光彩，而是向内蓄力，安静地等候下一个春天的苏醒。它不是死去，它只是暂时收起锋芒，把生命藏进厚厚的土层，像一个人走过轰轰烈烈的年华，终于学会了安静自守。

我曾经在一个午后，独自在这片金色草原上慢慢行走。听不到城市的车流，听不到喧闹的人声，耳边只有风，只有草叶摩挲，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牛羊低唤。我慢慢走着，脚下干草软软的，空气清冽，吸进肺里，整个人仿佛都被洗过一遍。平日里堆积在心头的焦虑、纠结和那些放不下的琐事，好像被这无边无际的旷野慢慢稀释了。

站在深秋的草原上，我才懂得，生命里最珍贵的一段时光，有时恰恰是“不再盛开”的时候。就像这片草原，它不必永远碧绿，不必永远鲜花遍野，它可以黄，可以静，可以放慢脚步，可以沉默，可以积蓄，可以等候。繁华是美，归于沉静，同样也是一种大美。

等到夕阳西下，便是深秋草原一天之中最震撼的时刻。太阳缓缓向西边的地平线沉落，不再刺眼，变成一枚巨大而温润的橘红色圆盘。霞光漫过整个天际，云朵被染成橘黄、玫瑰红、淡紫，整片金色草原，也被铺上一层暖暖的光晕。起伏的山丘，牛羊的剪影，远处沉默的风车，水边摇曳的芦苇，全都浸在温柔的暮色之中。风好像也慢了下来，天地辽阔，安静得几乎能听见时间流动的声音。这一刻，你会感觉自己无比渺小，却又无比踏实。你会明白，人类所有的烦恼，放在这样广袤的天地之间，原来不过是一缕随风即散的轻尘。

太阳彻底沉下去之后，温度很快就降下来了。凉意顺着袖口、衣领悄悄钻进身体，提醒我们北疆的秋，早已带着冬的伏笔。天边的霞光慢慢淡去，天空从橘红转回深蓝，几颗明亮的星星，已经迫不及待，在天幕上悄悄亮起。远处偶尔会看见蒙古包或者牧民定居点里，升起一缕淡淡的炊烟，袅袅地、缓缓地，向上飘，最后消融在辽阔的暮色里。那一缕炊烟，是旷野之上最温暖的人间记号，告诉你，在这片苍茫大地上，一直有人守着草原、守着传统，也守着烟火日子。

夜深了，如果愿意留下来，还能看见草原的秋夜。这里远离城市的灯光，星空亮得让人惊叹。银河像一条淡淡的光带，横亘在漆黑的天幕，星星又大又亮，密密麻麻，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到。风在旷野上不停游走，穿过枯草，穿过灌木丛，穿过远处低缓的山冈，像是古老歌谣，在耳边轻轻吟唱。没有喧嚣，没有灯火璀璨，只有大地、星空、长风，还有一个安静的自己。

很多游客会赶在盛夏来到草原，奔赴一场盛大而碧绿的邀约，却错过了深秋——这是草原把真心摊开给人看的季节。盛夏的草原，是热情的盛宴；而深秋的草原，是可以交心的知己。它不会用繁花惊艳你，却能用辽阔治愈你；它不会用热闹留住你，却能用沉静唤醒你。它告诉你，世间万物有荣就有枯，有盛就有敛；花开值得赞美，叶落同样不必哀伤；热烈是生命，从容，也是生命。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再回头眺望：万顷金草连绵向天际，长风不息，云天辽阔。这片秋原，没有向我们许诺什么，也没有赠予我们什么看得见的礼物。但它悄悄送给我们一份心境：学会接纳季节的流转，接纳生命的起落，接纳繁华过后那份安然与沉静。

岁月有荣枯，天地有轮回。草原在秋风里沉淀，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时光里慢慢沉淀。

缱怀絮语

用美妙的文字描绘“风光”

□李广华

说不清当年我有多羡慕文学副刊“北国风光”的编辑老师。同样是编辑，他们能常与作家、文学爱好者打交道，所编稿件文学性强，富有美感，读来令人陶醉。而我所编辑的文字，追求实效性，模式化严重，经常是四季歌，文字相对枯燥。

羡慕，发自内心，但也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每天不管多忙，总会抽时间去翻阅《人民日报》《文汇报》，当然也包括《内蒙古日报》的副刊，从中汲取营养。我以为，报纸副刊犹如一处菜园，菜界百花浓墨重彩地开放，结出各类果实。而新闻版面类似于种植小麦、玉米的大田，是供奉粮食的主阵地，不允许那些枝枝蔓蔓、花花草草的夹杂。大田与菜园，相互弥补，共同构成食粮的完整链条。

副刊是新闻版面的重要补充，不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著名作家王蒙提出，副刊要“气韵生动”。我理解是要贴近生活，直击心灵，让百姓爱看。

“北国风光”是报社培育多年的品牌副刊，在这个色彩斑斓的菜园里，除了美文，也能见到许多知名作家的名字，他们中有些人不仅在内蒙古，而且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我很想给“北国风光”写稿，但深知自己的笔力不够，内心萌动却没有行动，因此，始终没敢动笔。但对副刊的赏识却一直没有变，跟随时代的热潮，博客、微信公众号等我都积极跟进，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我把重点放在散文的写作上，发现这与我所从事新闻行业中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有着某种关联，在素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文章的构架等方面文理相通，语言相近，只是需要在文法上作以转换。随着年龄的增大，对我来讲，“大田”的庄稼少了，“菜园”的果实逐步丰盛起来。直至退休前，终于实现了在“北国风光”版面发稿，一个月内连发三篇：《草原》《美味的羊肉》《洁白的奶食》。我把自己多年来对草原的情感，用散文的笔触抒发出来，充分表达心中的爱恋。

恍惚间，这距我最初的“羡慕”，整整跨越了38年。有报社老同事发来版面照片问：“李老师，这三篇是您写的吗？”我想，他是把我看成了纯新闻人。

著名作家张锦贻在《“北国风光”风光无限》评论文章中写道：“难能可贵的是，报社的资深编辑李广华，写出一系列富有西部特色、富含乡土意蕴的散文，如《古瓷窑》《跨越二十六年的回访》，如《洁白的奶食》《美味的羊肉》，都有很强的历史性、社会性，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

写稿的“笔”，如今已从一种颜色，变成了五彩，我要用它描绘更加灿烂的“北国风光”。

墨缘副刊

雅布赖笔记（组诗）

□彭桂芸

在神树峡谷

岩石斜插，叠成曲折的石沟
初秋的阳光铺满河槽
我们停下来。因为那些双峰驼
有人捕捉神韵，我们拍下它，也拍下自己
索性任性一些
跺跺脚，听碎石击散的脆响

河槽里，掉队的三峰骆驼
凝望着我们
直耸的双峰镶嵌着毛边
绒毛暖意，像小驼羔眼里
映着的我们

这安静的河槽，安静的它们
像石子，突然投进
心底

大峡谷断想

戈壁以北，红砂山之上
越野车摇摇晃晃，爬上独木桥似的盘山道
翻新的砂块攒成大V形沟谷
拉紧了视线

景区之外的制高点
高谷深壑，绷紧我的神经
不能分神，更不能打战

裹着鞋底的砂土，盘腿
跟它们小坐
聊阳光、风沙，聊一场迟到的雨水
和那年走丢的一只羔羊
站上车顶，吼一嗓子
看沙冬青如何把不合时宜的坚持
绿成自己的常态

悬崖与那丛绿之间
是我够不着的两段距离
我能做的
就是沿来时的路
小心翼翼，走向毡房

马鬃山

远处，灰蓝色山体
横亘于戈壁，扎进大地的根脉
来不及叩拜
我已渐行渐远

这挺立的脊梁
分隔巴丹吉林与腾格里的黄沙
我在东缘，一路尘烟向北

这山势、山形与山色，与故乡的
北山一模一样
风里有远古的声响
连同斜阳，一起穿过车窗

天边，还有未归的羊群
风的噪音，一次次捶打着我的胸口
骆驼客蹲在山脚
就着风，啃着晾干的发面馍

戈壁，长风，高天流云
马鬃山
这仓促中的相遇，每一次风起，沙动
都在替我还一次叩拜

黑戈壁

山头是黑色的，山体也是
戈壁滩也是黑色的
车轮碾过，犁出
两条土黄色线条，尘土飞扬
刷新戈壁滩的底色

就将长风当袖，雨雪作颜料
写意戈壁的浩荡与雷霆
赶时间的路上
风啃噬石头的声响
时远时近

断层的红山头
伸向铺满黑沙的河床
白刺径自茂盛，与星点沙蒿
如待寄的信笺
将细碎思念，一一染绿

山坳间的黄沙
与屹然山石紧密地交融
越野车飞驰，敲响戈壁的回音
敞开的车窗
灌了一嘴沙粒

山那边，长角的骆驼在岩壁上
静寂千万年
与我在同一轮夕阳下
站立，对望

雅布赖山

从东到西，静卧于戈壁的苍龙
亿万年风霜雪雨
早已将跌宕夯实为骨肉相连的皱褶
草木，远了又远
我的渺小
丈量不了一座山的沉默，也读不懂
每一条沟壑的缘由

戈壁寂静得只有风声
像山的呼吸
粗犷，又柔软
山后的巴丹吉林沙漠，守望边境线
从山的臂弯里
一层一层，漫卷金黄

夕阳西下
我与山的距离越来越近
长路还长
我却无法触摸，山与山交错间
那无数尖峰叠嶂的连绵
牵绊着脚步
走远，亦走近

诗星空

古村闲意

□江河

古村是慢慢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

村子窝在山坳里，背靠一面坡，面朝一条溪。房子挨着房子，巷子窄得两人挑担也要侧身。青石板被脚底板磨得发亮，中间凹下去一道槽，雨天积一汪水，晴天留一道白印子。墙根长着青苔，瓦上落着枯叶，门楣上的字被风雨洗得只剩浅浅一道痕。没人修，也没人觉得有必要修。

我头一回去那个村子，是跟朋友进山写生。车停在山外，走40分钟的山路才到。进村正是晌午，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菜，见我们过来，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来了。”好像我们昨天才来过。朋友说，这村子里的人说话都这样，不问你是谁，不问你从哪儿来，你来了便是来了。

村里有棵樟树，据说有七八百年。树干粗得三人合抱也抱不过来，树心已经空了，孩子们在里面钻来钻去。树冠铺开半个村子，夏天遮出一大片阴凉。树下搁着几条石凳，下午三四点，太阳斜照过来，光从树叶缝里漏下，一地碎金。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打牌，出牌很慢，慢到你以为他们在想事。其实什么也没想，只是随手出牌。有一回，一个老人出了一张牌，对面接不上，他就把牌扣在石凳上，抬头看天。旁边的人也不催，就等着。过了很长时间，他才低头说了一句：“刚才那朵云像条狗。”没人接话，大家又低头看牌。那天下午，一个老人讲起年轻时去县城赶考，走到半路下雨，躲在桥洞底下睡了一夜，醒来时看见桥洞顶上刻着一行字，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只觉得笔画很深，像用指甲在石头上抠出来的。他说完，没人问后来怎样，他也就没再说。

村尾有一户人家，门总是半开着。门口搁着一只竹篮，篮里放着几个红薯，旁边竖着一块硬纸板，毛笔写着两个字：“自取。”没人看摊，也没人收钱。朋友说，这篮子搁了好几年，钱丢进旁边的铁皮罐里，从来没人多拿。有一回，我往罐里丢了五块钱，拿了一个红薯。红薯还是热的，大概刚从灶膛里扒出来。我蹲在门口吃，红薯很甜。吃完站起来，把皮扔进旁边的竹篮里。

在村里待了三天，每天清晨都被鸡叫醒。鸡叫第一遍时，天还灰蒙蒙的，山是黑黢黢的影子；叫到第三遍，天亮了一层；叫到第四遍时，屋顶冒出炊烟。那天早上，我站在院子里看炊烟，旁边一个老人也在看。他站在自家门口，端着碗吃早饭，碗里是白粥。他看我一眼，又看炊烟一眼，说：“今天没风。”我说：“嗯，没风。”他又说：“没风好，烟不散。”说完，继续喝粥。我也没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烟慢慢升起，又慢慢散开。

还见过一个中年人蹲在溪边磨刀，磨了整整一上午。刀磨好了，他也不走，就坐在溪边看水，一直看到太阳偏西。有人路过问他：“磨好了吗？”他说：“磨好了。”那人说：“磨好了还不回家？”他说：“再坐一会儿。”

离开那天，我又经过那棵樟树。树下还是那几个老人在打牌。一个老人正低头看牌，另一个抬头看天。天上有云。我想看看那朵云像什么，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老人忽然开口：“像头猪。”我说：“是像。”他满意地点点头，把牌翻过来，说：“赢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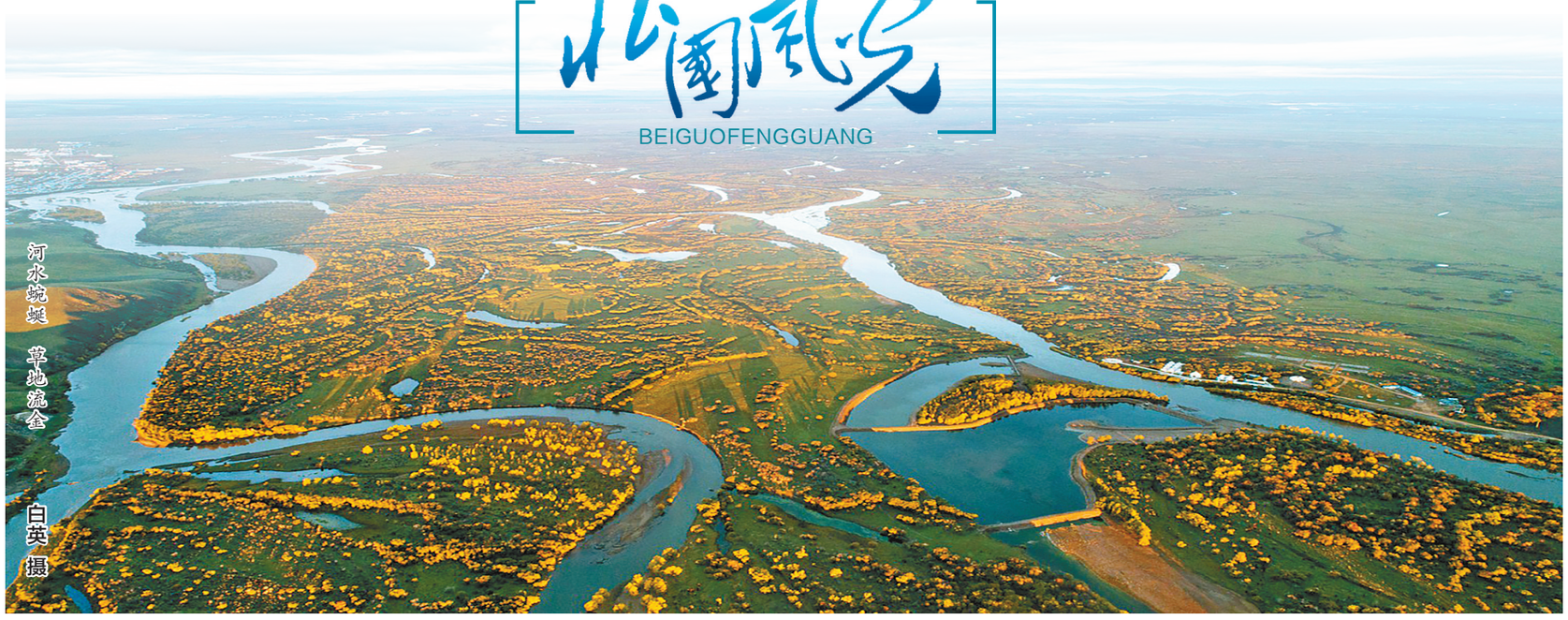
出村的山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子缩成巴掌大，青瓦连成一片，灰蒙蒙的。那棵樟树从屋顶探出来，像一只手。溪水从村边绕过，流到山外去了。我站了一会儿，才转身继续走。

那天傍晚下过一阵小雨。雨不大，地皮刚刚打湿，就停了。屋檐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落，落在石阶上，吧嗒，吧嗒。

乡土炊烟

北国风光

BEIGUOFENGGUANG



河水蜿蜒 草地流金 白英 摄